



采莲浜 苦情录

CAI LIAN BANG KU QING LU

采莲浜苦情录

范小青

长篇小说系列

FAN XIAO Q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采莲浜 苦情录

CAI LIAN BANG KU QING LU



长篇小说系列

FAN XIAO Q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采莲浜苦情录 / 范小青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范小青长篇小说系列)

ISBN 978-7-02-010981-4

I. ①采… II. ①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0704 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印制 史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8 千字

开 本 68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插页 3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981-4

定 价 3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引 子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天气还不太热，可是屋里已经很闷气了，大家坐在路口上乘凉，吹牛，和路过的年轻姑娘寻开心，吃吃豆腐。

没有人走过，他们就窝里斗，互相说一些不正经的话。开始是梨娟说了一句什么话，老三老四的，倒像她家老太太的口气。

董健拍拍她的肩，说：“梨娟你不要这样老卵，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那时你爸把你驮在背上到公社去开下放户大会，你还撒了一泡臊尿在我头上，倒霉的……”

梨娟很风骚地膘了董健一眼，嬉皮笑脸地说：“就算你从前抱过我，现在你还敢抱我吗？”

大家哄笑起来，拍手跺脚，有滋有味地看着董健。

董健站了起来，什么话也没有说，走上前去就把梨娟横着抱了起来。

梨娟没有挣扎，反而钩紧董健的颈项，咯咯咯地笑。

在众目睽睽之下，董健抱着梨娟，一步一步走进了屋里。

大家又笑了一阵，才发现屋里居然没有一点动静。

“真的上了？”有人兴奋地问。

“当然真的上了。”有人激动地回答。

董健的母亲李瑞萍脸涨得通红，狠狠地盯住大家看，她犹豫了一会儿，拖着几乎跨不出去的步子朝自己家走去。

在敞开的房门口，她惊呆了。

黑咕隆咚的大床上，董健和梨娟赤条条、汗淋淋地抱在一起……

李瑞萍闭上眼睛尖叫了一声。

听见她的叫喊，董健从梨娟身上抬起头看看母亲，眼睛血红，但却没有就此罢休的意思，梨娟更是无动于衷，居然还笑眯眯的。

李瑞萍反身逃了出来。

外面的人从她脸上找到了答案，却没有谁说话。

李瑞萍坐下来喘了几口气，看见梨娟一边扣衣扣，一边走出来，她跳了过去，对准那张厚颜无耻的漂亮的脸蛋甩了两记耳光。

跟着出来的董健闷声闷气地对母亲说：“你不要去打她。”

“打！我还要去告她呢！这个婊子，这个卖货！”

梨娟摸摸脸，骨头没有四两重，笑着说：“哎哟李阿姨，你不要发火嘛，乡里乡亲，客客气气的，你告我什么呢？你要告我，我也可以告你儿子呢，强奸我嘛，中国法律向来保护妇女儿童的嘛……”

李瑞萍气得手脚发抖，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只是一迭连声地说：“贼坯子，贼坯子，贼坯子……”

这就容易让人想到了梨娟的好婆沈菱妹身上去了。沈菱妹从前是做过娼妓的。不过老太太为人随和亲善，心胸豁达，很少同人家讨气。所以李瑞萍的话也就挑不起什么争端。

董健眼睛里的血色已经褪尽了，闷闷地劝母亲：“妈，你也不

要气，你不想想，我已经三十四岁了……”

李瑞萍听了这话，突然捂住脸呜呜呜地哭了。

也不晓得出于什么目的，隔日她还是到派出所去讲了这件事。

街道派出所吃不透这个案子的性质，专门到区公安分局去汇报。区里听汇报的几个人问了一句话，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听说是黑窝的事，他们都笑了，说：那里的事，就算了吧，这种事在那地方是不稀奇的，我们要管也管不过来。

于是就不了了之了。

在这个城市，几乎全城的人都知道黑窝。

黑窝还有许多别称，比如“矮房子”“红房子”“渡江干部村”“两块头”等，但名气最响的当然是“黑窝”。

黑窝的官名叫采莲浜。

关于采莲浜的传说，就像关于苏州城的传说一样，老苏州大概都能说出一二。

采莲浜这个名字，据说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那辰光，越女西施深得吴王夫差宠爱，夫差为了和西施逍遥作乐，曾经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建造开辟了许多游乐胜地。夫差在城南二十里的灵岩山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馆娃宫，设置琴台，又用名贵的梗梓木造了一条响屐廊，让西施和宫女们穿上木屐，在长廊上来回走动，发出木琴般的音响。在灵岩山下，开辟采香径，沿岸种植香草，由夫差陪着西施在溪间荡舟采香，消磨辰光。夫差还把洞庭西山的南湾，辟为西施的避暑场所，取名消夏湾，在城内吴宫周围，也开掘了许多河泾，在宫女簇拥下，泛舟河上饮酒行乐。其中就有一条名为香水溪的小河，宫女们在此洗濯，河水芬芳，所以又被

称作胭脂塘。那辰光，夫差耗尽民脂民膏，为自己筑造宫殿，其中工程最为浩大的要数姑苏台。这姑苏台造在城西姑苏山上，前后花了八年，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高三百米，宽八十丈，据说周围三百里都能看到。姑苏台上另外还造了春宵宫，宫中歌伎千人，他们成天寻欢作乐。相传有一日，夫差正在城内宫中作乐，西施的心痛病又犯了，蹙眉捧胸。夫差听人说吃莲子能治此病，于是打听到城西不远处，有一较大的荷花塘，就和西施一起乘坐青龙舟来到这里。一看，果真河塘美妙无比，红的荷花，绿的荷叶，青青的莲蓬如一个个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亭亭玉立于河池中，和那些坐菱桶穿梭其间的采莲姑娘争相辉映。西施在青龙舟上随手摘采莲子，吃着新鲜的莲心，心口立时不痛了。夫差开心煞了，命名这个荷花塘叫“采莲浜”。从此，派专人管理采莲浜。

后来，越国灭了吴国，夫差自刎，西施也不知去向。再后来，采莲浜也就名存实亡了。

不晓得又过了多少年代，苏州城西郊的农民，觉得这样一大片水面浪费掉太可惜了，于是在采莲浜里种植荷莲和水红菱，每年倒也收获不少，担进城里可以换取些用物银两。

说来也奇怪，采莲浜里出产的莲、藕和水红菱，鲜美异常，别有一种滋味，尝到过的人个个赞不绝口，慢慢地采莲浜的名气就响了出去。城里有许多讲究吃的人家，买菱买藕非采莲浜的不要。

从前辰光，苏州城里白相人多，从公子王孙到才子文人，从小儿顽童到良家妇女，一年四季，不晓得要想出多少花样来消闲。新年头月逛玄妙观是顶闹猛的，玄妙观里除了有三清殿、弥罗宝阁等一些高大雄伟、造工精致的古建筑以及在三十六景中的水火亭、五鹤街、麒麟照墙、望月洞、三星池等古迹，最让人感兴趣的却是那

“三教九流”的营生和那些杂货饮食的店摊。像那些露天书、独角戏、说因果、小热昏、西洋景之类文气一点的和卖拳头、走绳索、使刀枪以及猢猻出把戏之类武气一点的,尽管从娱乐上讲都算不上文雅之举,但却也吸引了为数不少的白相人。

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看灯会,又是一场热闹,届时阊门以内,大街小巷,搭棚竖架,张灯结彩,几乎不见天日。苏灯大凡用五彩玻璃制成,山水、人物、花草各式精奇百出,工艺之精巧,名声之广大,是很令苏州人自豪的。灯谜的游戏还为灯会增添了许多乐趣。这一夜,年轻妇女相率出门,要去走过三座桥,称为“走三桥”,据说可以防病。

二月里的白相以探梅香雪海为主,这时节,光福邓尉山梅花盛开,迤迤数十里,实在是个好去处。

到了清明节,白相朋友往往借上坟祭祖之俗踏青游春。还有三节庙会,四月十四轧神仙,八月十五游石湖、走月亮,等等等等,可见苏州人对白相是相当重视的。后来在这些传统节目之外,由于采莲浜的名气日益响亮,苏州人又开创了六月二十四荷花生日看荷花,七月半看菱花的习俗。

人世沧桑,历史变迁,又不晓得过了多少年代,采莲浜开始衰落了,采莲浜的荷花越开越瘦,采莲浜的菱花越开越少,采莲浜出产的菱藕也失去了鲜美的特色,采莲浜失宠了。

元末明初,张士诚在苏北举兵起义,渡江过来在苏州落脚,割据称王以后,也开始贪图享乐,凡是当年吴王享受过的,他也要尝试一下,采莲浜一度又兴旺了。可惜张士诚好景不长,不到十年就兵败身亡了。

自此以后,采莲浜可说是一蹶不振,虽然周围农民还在浜里种

植一些水菱,但收获无几。

有一年,官兵太湖剿匪,捉住了大名鼎鼎的女湖匪叶毛妹,押往城内官府,途经城西采莲浜时,叶毛妹企图跳水逃跑,被官兵乱刀砍死,叶毛妹的尸体置于采莲浜岸上,一直没有人敢来收尸,后来还是官家派了人来,就地挖一个坑,草草埋葬了事。

后来,也不晓得怎么回事,那地方就成了固定的刑人之所,问斩罪犯。官府在此还专门建了一座康王庙,以成康王措刑之意。日脚长了,采莲浜沿岸四处,就出现了一堆一堆的乱葬岗子。采莲浜被唤成勾魂浜,离采莲浜不远处有一座采莲桥,也变成了落魂桥。落魂桥现在的名字是日晖桥,那是许多年以后人们根据谐音改过来的。

采莲浜附近的农民嫌这地方不清不爽,不明不白,忌了一脚,不仅再也不去种植什么水产物,而且都搬迁得远远的。

浜里的淤泥越积越多,水越来越少,最后就成了一块荒芜的沼泽,蚊虫蛇蝎出没其中,夜间鬼火飘游,行人无不寒毛凛凛,胆战心惊。

那座明末建造的康王庙,清朝康熙帝时虽然大修过一次,以后再无人过问,几面墙都塌了大半,到后来只剩下屋顶和几根大柱,撑住一个框架,就像死尸烂光了血肉,只剩一副骷髅骨架了。

采莲浜虽已经如此败落,但仍然是一条必经之途,城里人要出西郊,必得经过此地,破烂不堪的康王庙,有时还成了人们避雨、歇脚的地方。

采莲浜的传说,有的见诸历史记载,有的则是口头流传下来的,反正和所有的传说一样,是既可信又不可信的,虽然内容丰富,但毕竟与苏州城里的平民百姓并无什么直接的关系。

一直到公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那一片荒芜多年的废地上,突然竖起了近二百幢红砖红瓦、低矮简陋的平房,几乎在新房子交付使用的第二天,只一眨眼的工夫,采莲浜就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正正式式的居民住宅区。采莲浜从此有了人,有了人的气息,也就有了关于人的一切。

第 1 章

沈菱妹可算得上是个“吃闲饭”的人了。她大概有二十年没有做过什么事。不做事,不寻钱,靠什么吃,靠什么带大她的儿子,街坊邻居里自然各有各的说法,不过说到底,别人也管不着她。

心安理得地吃了二十年闲饭的沈菱妹,这一阵却有点坐立不安了。门外树干上,绑着一个大喇叭。这个大喇叭里,喊各种革命口号,又播出样板戏,后来又有文攻武卫的信息,还我战友、讨还血债的怒吼等,现在则每天有一个女人在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据说这两句话是兰州的一位居民老太太说出来的,老太太恐怕连自己也没想到,这两句话会传遍全国。

沈菱妹预感到她的生活要有重大的变化了,她并不担心,也不害怕,她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她是那种到哪儿都能过日脚的人。她只是希望她的儿子能够留下来。

每天儿子下班回来,沈菱妹总是询问他单位里的情况、形势。

沈忠明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单位领导已经和他谈过下放的事,他不想下放,却又说不出理由。领导还告诉他,他家所在的地段居委会已经来联系过了,像他母亲这种情况是肯定要下去的。

沈忠明就更加说不出话来,于是单位领导趁热打铁又说,小沈你是修脚工,现在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不允许再修脚了,擦背也不允许了,你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不如和你母亲一起下乡去。

沈忠明回来对母亲说了,沈菱妹没有责怪儿子无用,她想了一会儿,说:“也好,要走一起走吧,出去转几年也好,早晚要回来的。”

沈忠明看看母亲,看着她那遇事不慌、沉着冷静的样子,他的心也平静下来。也许因为他唯一的亲人就是母亲,也许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母亲对他的影响太大了。沈忠明从小就很佩服母亲,虽然自他懂事以后,就知道了母亲从前做过那种见不得人的营生,但他无论如何,不能把他的母亲和婊子这样的字眼联结起来。他曾经问过她,问她是不是别人瞎说,她很豁达地笑了,告诉他那是真的。沈忠明后来也就承认了这一事实,但这并没有破坏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相反,却更增加了他对母亲的尊敬。这一个沉重而肮脏的大包袱,一般的人恐怕既背不动又甩不掉的,将会一辈子被压得失去人形,扭曲灵魂。可是,母亲却始终挺直着腰杆做人,大概很少有做过妓女的人,能活得这样达观、这样开朗。所以,母亲说“早晚要回来的”,一句话,一下子把沈忠明心头的阴云扫去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的年底,街道革委会就敲锣打鼓地上门报喜了。

这一年沈菱妹已经五十岁了。她生在苏州,长在苏州,五十年没有跨出苏州一步,临到老了,却失去了做一个苏州人的资格。

离开苏州的那一天清早,她和儿子戴着大红花,走在下放户的

游行队伍中,虽然鞭炮锣鼓齐鸣,却不见喜色,所过之处,看热闹的也悄无声息,默默地为他们送行。

从市革委会出发的游行队伍,后来分成两路,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就是他们城市生活的一个终点。

沈菱妹母子经过三天的颠簸,最后坐着一辆破牛车来到大树村。他们的行装,由跟在后面的两个农民推着两辆独轮车拉着。他们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车到村口,接他们的生产队长孙宝子说:“到家了。”

沈菱妹心中一动,到家了,这就是家。虽然她对儿子说过,早晚会回去的,可她心里并无把握,想到离开住了五十年的家,来到这千里之外的苏北农村,举目无亲,沈菱妹再豁达,心中也不免涌起一股苦涩的味道。

大树村的村口,几乎全村人都等在这里。他们这个村子因为太偏僻太穷,知青下放时就没有安排进来,沈菱妹母子,是他们第一次迎来的城里人。

当面目清秀、皮肤白皙的沈家母子出现在他们眼前时,男女老少个个好奇而贪婪地盯住他们看。

沈菱妹大大方方地拍拍身上的尘土,揉揉坐得发僵的双腿,舒展了一下筋骨,下了牛车,用一口地道的苏白和农民打招呼,还从口袋里摸出糖来给小孩子吃。小孩子们本来自然是挤在最前面,就像看戏子唱戏,看猢猻出把戏,突然看见这个城里老太婆给他们糖吃,吓得连忙往后退,踩痛了大人的脚,被大人拍了巴掌,摸着头皮,眼睛却还盯着沈菱妹手里的糖。

沈菱妹开心地笑起来。

沈忠明就不出趟,被大家看得脸红心跳,脑袋恨不得往裤裆里

钻，爬下牛车时偏偏衣襟又被车上什么东西钩住了，他心急慌忙，用力一拉，“刺啦”一声，衣服拉破了一道口子。

几个妇女哈哈大笑。其中有一个走过来，伸手去拉沈忠明的衣襟，沈忠明吓了一跳，脸更红了，那妇女说：“哟，城里人，小白脸红了……”

另几个妇女笑得更厉害，和那个女人寻开心：“张寡妇，你不要动手动脚，人家城里人规规矩矩的，你做什么？又想尝尝城里人的味道啦？当心秋桂子吃醋啊……”

“吃醋，喝乐果才好呢，”张寡妇情意绵绵地盯住沈忠明看，说：“哎，城里人，你叫什么名字？”

沈忠明此时虽然已经二十多岁，但由于家庭、性格、工作性质等原因，还从未接触过女人，女人在他心里还是一个谜，现在这个年纪轻轻、风骚漂亮的张寡妇，几乎脸贴脸地对着他，他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感觉过的诱人的气息，这就是女人的气息，他想。他心里很激动，很混乱，又很害怕，不知怎么办才好。

生产队长孙宝子走过来，粗手粗脚地拉开张寡妇，粗野地骂她：“你这个女人，我日你的妈妈，不要脸的东西，你走远一点。”

沈忠明大吃一惊。

张寡妇却一点也不在乎，反而笑着说：“哟，孙宝子，你管什么事，你能管住大家的肚子就不错了，用不着你管人家的裤腰带了……”

大家笑起来，沈菱妹听懂了，也忍不住笑了，沈忠明却不好意思笑。

孙宝子大概自知不是张寡妇的对手，退了一步，说：“好了好了，那你自己管你的裤腰带吧。”一边说，一边转身朝两辆独轮车

看看，对看热闹的农民吆喝：“看什么，来呀，帮一把手！”

农民们嘻嘻哈哈，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帮忙卸下下放户的东西。

孙宝子指着不远处一座孤零零的低矮的小茅屋，对沈菱妹母子说：“你们就住那里。”

这小茅屋原来是村上一个五保老人住的，后来老人死了，屋子就空着。

不等沈菱妹和沈忠明有什么反应，张寡妇尖叫起来：“咦，不是讲好给他们住仓库的？这房子怎么好住人，哼，哼！”

沈忠明也问了一句：“我们下来时，政府说拨了二百块钱给队里，帮我们造房子的。”

队长连忙解释：“哎哟喂，总共两百块钱，怎么造房子噢。再说，现在天寒地冻，也不好开工，原来是安排你们先在队上的仓库住一冬，可是，可是……”

沈菱妹问：“是不是仓库里有粮食？”

大家又笑，不过笑得很古怪。

孙宝子叹了一口气：“这时候，哪还有什么粮食噢，老鼠都饿死了。”

沈菱妹很奇怪：“怎么，还早呢，到开年上来还有好长时间吧，年还没有过呢，吃什么呀？”

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他们，不要说队里仓库空了，各家的粮囤也差不多见底了，往后就等着吃救济粮了。

沈菱妹摇摇头，无限感慨地说：“从前我们一直唱山歌：卖油的大姐水梳头……”

苏北农民倒也听懂了这口苏白，有人说：“我们这里也有这样

的山歌,多呢,比如,小麦吃不到知了叫,稻谷吃不到穿棉袄……”

沈忠明怕母亲惹祸,拉了她一把,沈菱妹笑笑。

张寡妇对沈忠明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又走近来,对他说:
“我看你娘倒是个爽快人,你还不如你娘呢……”

沈忠明不敢看她那双火辣辣的眼睛,连忙躲开了。

沈菱妹回过头来问队长:“既然仓库里没有粮食,为啥不让我们住?”

孙宝子愁眉苦脸地说:“前日来了讨饭人家,娘儿四个,小孩冻得没命,这种冷天,他们不能再走了,要冷死了,真是可怜……”

沈菱妹半真半假地说:“我们也很可怜呢,你说我们不可怜?”

孙宝子说:“你们不一样,公家还发生活费给你们,公家还是关心你们的,比叫花子强,也比我们农民强,我们苦一年,肚子还填不饱,买斤盐的钱也没有……”

沈菱妹和沈忠明哭笑不得,把他们和叫花子比,不知算是什么道理。在城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突然被赶了出来,每月发给几块钱的生活费,农民居然还眼红这几块钱。沈菱妹自以为是见过世面的人,这种世道却是没有见过的。

孙宝子看沈家母子不说话,以为他们不高兴,连忙说:“暂时的,暂时的,只住一冬,你们去看看,那里灶也给你们修好了,不漏烟的,水缸也给你们安好了,我到邻队借了三十斤米,你们先吃起来,你们放心,宁可我们饿了,也不能饿着你们城里人的。你们先将就一冬,到开春,我再想办法凑点钱,给你们弄新房子……”

沈家母子本不是很计较的人,入乡随俗,客随主便,反正也只有一个冬天。他们不可能知道,国家安置他们的二百块钱,早被队长拿去分红分掉了。这一年,他们队的工分又贬值了,但到分红

时,队里拿不出现金来兑现,只好挪用了那二百块钱,这种挪用,其实也就是侵吞。

沈菱妹和沈忠明母子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间破陋低矮的小茅屋里,一住就住了十年。

有一段辰光,广播里天天念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天高皇帝远,那些指示绝大多数是指给城里的工人、干部、学生们听的,同农民不搭界。何况最高指示念了三年,他们队的工分值从一角八分降到一角二分了,他们总觉得兆头不好。

一直到城里拥下来许许多多的学生和下放户,农民们才发现,最高指示真的就太阳光呢,一处照得着,处处照得着。

沈家母子从苏州城来到苏北这个贫困落后的地方,给一个平静闭塞的小村子带来了许多冲击,其中感受最深、受冲击最大的大概要数秋桂子了。

秋桂子原是村里一户人家的上门女婿,从前是渔船上的,四海为家,漂泊流浪,后来被人家看中了那副好身坯,招了女婿,总算过上了安稳日脚。可惜好景不长,不出一年,老婆得病死了,他成了鳏夫。

秋桂子丧妻的这一年,张寡妇也正守空房,她的第二个男人也是外来户,和她做了两年夫妻,嫌这地方太苦,偷了她仅有的几件细软逃走了。

张寡妇和秋桂子很快勾搭成奸。

张寡妇花男人的本领是很厉害的,她若是看中谁,想和他睡觉,那是谁也逃不了的。所以村里的妇道人家对张寡妇是既恨又怕,背地里说长道短,当面都不敢得罪,怕她把自家男人抢走。

秋桂子顺理成章地爬上了张寡妇的床,那一阵,女人们都很开